

第五章 結論

本文所探討的金夏關係，前期以戰爭衝突為主；中期以政治上的使節交聘，以及經濟上的商業貿易為主，後期則又以戰爭衝突為主。然而，在探討金夏關係的同時，不能只著眼於兩國之間來談論其互動，更必須將視野擴大到當時的中國，甚至金與東北亞境內各政權之間，彼此所相互展開的戰爭與和平的互動關係上。

以十二世紀初以迄十三世紀前期的東亞政治環境而言，金滅遼戰爭，以及緊接而來長達一百一十餘年的金宋兩國的和、戰關係，以及西元 1211 年以來的蒙金戰爭，深深左右金國與其他周邊民族的互動，金夏關係自然也不例外；然而，金夏的互動，也或多或少對金宋關係以及蒙金戰事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影響力。

前期的金夏關係，除了深受金遼戰爭與金宋和戰關係的影響外，耶律大石的西遼政權對金的潛在威脅，也是左右金夏關係一大要素；忽略此一要素，則對前期金夏關係的探討上，自然無法窺知全貌與得到較為中肯的論斷。

中期的金夏關係，以和平為主，但兩國曾數次陷入緊張與對立衝突的局面。其原因，政治上與完顏亮的擴張政策，以及夏國發生任得敬事件有關；經濟上則是金對夏經貿政策的改變。

後期的金夏關係，除了繼續受金宋關係的影響外，蒙古的崛起與進攻夏、金兩國，則是影響本時期金夏關係的關鍵因素，亦即造成金夏關係惡化的決定性因素，但同時也是兩國被蒙古併滅前，決定修好的主因。

夏國自十一世紀中葉建國以來，先後周旋於遼宋兩國，以及金宋兩國之間，而能夠先後與遼宋、金宋，形成三國鼎立的原因，主要在於歷任夏國統治者之利用大國間的矛盾以自固的外交策略。《金史·夏國傳》對夏國外交政策評論道：

立國二百餘年，抗衡遼、金、宋三國，徧鄉無常，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為異同焉。¹

¹ 《金史》，卷 134，外國傳上·西夏，頁 2877。

然而，自從金國先後攻滅遼與北宋，佔據黃河流域與陝西地區後，切斷夏國與宋朝的聯繫，因此，夏國雖與金、宋維持三國鼎立之勢，但對外關係丕變，只單純地與金國建立宗藩關係，並展開雙方政治與經濟上的往來；不再是北宋時期之同時對遼、宋稱臣，得以同時與遼、宋兩國展開商業貿易，並拉攏遼國以對抗宋國的局勢。

向金稱臣的夏國，由於在政治上缺乏另一強權為奧援，以制衡金國的壓制，因此，在金夏關係的前期與中期，每逢遭到金國打壓時，往往遣使四川，企圖拉攏南宋以對抗金國；後期則因屢為蒙軍所敗，因此臣服並依附於蒙古以對抗金人；但也同時遣使宋國，企圖藉宋國的力量牽制陝西地區的金軍。

夏國這種「倂鄉無常，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為異同焉」的利用大國間的矛盾以自固的外交策略，雖成功地讓夏國從十一世紀中葉立國以來，鞏固在西北地區的統治權；但是卻也讓它在蒙古崛起之後，陷入亡國的危機。因為「附蒙攻金」的外交策略，一方面使夏國陷入與金國長期互戰，導致國力急劇消耗；另一方面，在臣服於蒙古的過程中，觸怒蒙古，而成為蒙古征服中國境內各政權中，第一個被消滅的對象。畢竟十三世紀的東亞局勢已不同於十一、十二世紀時期，強大的蒙古政權具有併滅各政權的實力，由於金、宋、夏等國國力均已衰退，面對蒙古的強大武力威脅，聯合自保尚且未必有勝算；更何況彼此之間的相互爭戰，消耗彼此實力，而為蒙古製造一一併滅各政權的大好機會。

在夏國政權滅亡後七年，也就是金哀宗天興三年(西元 1234 年)，金國也為蒙古所滅，整個中國北方黃河流域地區，全部納入蒙古政權的統治下。

歸納十二世紀初以迄十三世紀前期，長達一百餘年的金夏關係，大致有下列五大特徵：

第一、形勢上，金國居於主動的優勢，夏國則明顯處於被動的劣勢。這種形勢的形成，與金國為當時東亞唯一強權，武力遠勝於周遭政權，而夏國在地理上又處於被金國包圍的形勢有關。

北宋時期，夏國同時與遼、宋建立宗藩關係，因此能主動地利用遼、宋兩國之間的矛盾而成功地周旋於兩大政權之間。金人崛起後，滅遼與北宋，並佔領陝西地區，隔絕宋夏兩國的往來，在地理上將夏國置

於金人勢力的籠罩下。由於缺乏可資拉攏的第三勢力以對抗金國，因此，外交上，夏國明顯處於被動的劣勢。為突破這種困境，早期夏國以圖謀收復北宋時期的失地，以及不斷地向金國索地，利用天然的山、河等險阻來劃分金夏國界，以確保國防安全，是當時夏國統治者採行的策略之一；而遇金國打壓過甚時，則遣使至四川，企圖拉攏南宋以制衡金人，這也是夏主突破此一外交困境的另一種策略。

南宋自偏安江南以來，雖未與夏國接壤，亦未與夏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，但為謀收復中原，因此視夏國為結盟的第一對象。因此，一百年間，兩國仍時而遣使出使對方。誠如金毓黻先生所言：「南宋之世，西北疆界，已與夏人隔絕，大異於北宋，然兩國之間，亦時有信使往還。」²然而，兩國的遣使結盟，多只流於形式而已，只有金宣宗興定四年(西元 1220 年)雙方才成功地達成軍事合作盟約，發動「第三次鞏州城之役」，但也只是曇花一現。

金夏關係的後期，東亞政局的主導權落入蒙古民族的手中，但金國仍具有相當的主動性。夏國雖為報復金國而主動攻金，但由於為蒙古所制，因此在攻金戰爭上，主動與被動的態勢交互出現。而金國雖被動地防禦夏軍，但就金國數次拒絕夏國的請和，主動攻入夏國境內以報復夏國、以及主動興兵攻宋的各種跡象看來，金國在被動之中仍不失主動，而夏國在主動之中仍不免淪為被動。

第二、政治上，金夏關係深受金國與其他周邊政權互動的影響。這些周邊的政權，前期主要為遼、宋與西遼政權，中期為南宋政權，後期則主要為蒙古與南宋政權。

金夏宗藩關係的建立，乃金滅遼戰爭下的產物。宋金戰爭期間，金為求順利滅宋並避免夏人的牽制，數次與夏人結盟，並允諾割地、畫界。而金遼戰爭與宋金戰爭期間，金人每聞耶律大石有所舉動時，便高度猜忌與防範夏人，甚至對夏國採取壓制措施。

金熙宗皇統二年(西元 1142 年)金宋正式達成和議後，兩國結束戰爭狀態，金國直接統治黃河南岸與陝西地區；為鞏固新佔領區，加強中央集權體制，與發展內部經濟的需要，影響所及，金對夏的關係也趨於和緩。

金海陵王在位末年實行武力擴張政策，促使夏宋結盟而使金夏關

² 金毓黻《宋遼金史》，第一章總論，頁 3。

係趨於緊張。至金世宗即位以來，與宋國謀和後，金夏關係也連帶恢復和平。而金世宗在位中期以來，為防範西遼政權與夏勾結，加上經濟、社會等因素的考量下，對夏國採取緊縮商業貿易政策，因而引發金夏間短期的對立與衝突。

西元十三世紀初期，蒙古民族的崛起與向外擴張，間接導致金夏和平關係破裂，陷入長達十四年的對立與衝突。金國早期為防範蒙古，對夏軍的進攻採取守勢。至金宣宗興定元年(西元 1217 年)，成吉思汗集結蒙軍主力部隊展開西征行動以來，金國一方面興兵攻宋，另一方面則積極展開報復夏國的軍事行動，並且兩次成功地攻入夏國邊境。而金之興兵攻宋，則導致陝西地區的金軍必須抽出部分兵力攻擊與防備宋軍，致無金軍無法集中兵力對夏軍展開有力的還擊。

第三、經濟上，夏對金的依賴程度頗深，有如北宋時期。因此，雙方商業貿易能否正常展開，對於金夏關係的發展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。

觀金世宗在位中期以迄金章宗在位初期，夏國數次興兵進攻金國陝西與河東邊境的原因，即是金世宗採取緊縮金夏商業貿易政策，以及金章宗在位初期一度停止使館貿易，且無意全面恢復兩國的商業貿易有關。而十三世紀初，夏國長期興兵進攻金國陝西地區的原因之一，便是經濟需求的動機。掠奪金國邊境城鎮的人口、牲畜與財物，彌補金國停止兩國榷場貿易與貢使貿易的損失，以補充夏國國內勞動力、戰鬥力與物資，並滿足夏國統治階級日益奢靡的生活需求，是支持夏國持續興兵進攻金國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第四、就互動地區而言，陝西地區為主要場所。金國與夏國絕大部分的戰爭與貿易均發生於此。

就貿易而言，回顧北宋時期，陝西地區就已是宋夏國際貿易重鎮。金入主中原後，北宋的角色為金國所取代，而陝西地區國際貿易重鎮的地位依舊不變。

金夏間的榷場貿易處所共有五處，分別是蘭州、環州、保安、綏德與東勝。其中，蘭州、環州、保安、綏德等四處便位於陝西地區，且由於東勝地處遼遠，貿易額極小，因此陝西的四處榷場貿易額佔金夏貿易額的絕大部分。

就戰爭而言，北宋時期，陝西是夏宋兩國競爭的主要地區。金國統治中原後，陝西地區由於夾處於宋、夏兩國之間，因此，其軍事重鎮的地位依舊沒有改變。自金太宗天會五年(西元 1127 年)四月，金國正式出兵陝西，至金熙宗皇統二年(西元 1142 年)初，金宋正式達成和議，建立和平關係為止，陝西地區為金、夏、宋三方共同角力的場所，但主要以宋金戰爭為主軸，夏國居於金的盟國地位，且趁機欲收復失地，及劫掠人口、牲畜與資源。但由於金對夏的壓制政策，導致金夏兩國也曾在此爆發衝突。

十二世紀中、後期，金夏間的小規模衝突也主要發生於此。十三世紀初的後期金夏戰爭，主要地點亦在集中於陝西地區；蒙軍也數度攻入本區，而金攻宋的部份戰事也發生在此，因此，陝西地區成為金、夏、蒙、宋等四方的共同角力場所。

因此，自金夏宗藩關係建立以來，以迄十三世紀前期蒙古先後攻滅夏、金兩國為止，陝西地區一方面是國際貿易重鎮，但也是國際戰爭頻仍的地區，難得有長時期的和平。

第五、夏對金的邊境領土，有強烈的企圖心。分析其動機，主要有下列三點：

(一)收復北宋末年的失土。十二世紀前期金夏宗藩關係建立初期，夏國利用宋金戰爭時機，進攻陝西地區，主要動機在於企圖收回北宋後期「橫山進築」與「熙河開邊」時，宋國所蠶食的夏國東南與西南邊境領土。而十三世紀的「後期金夏戰爭」，夏國攻金的動機之一，是為收復蘭州、會州等故土。

(二)取得山河險阻之固，以鞏固邊防安全。例如金夏宗藩關係建立初期，夏國攻佔河東地區的麟、府州，以及陝西西部的樂州與西寧州，其動機即在於此。而十三世紀初的後期金夏戰爭期間，夏國屢次興兵進攻葭州地區，也是基於此一動機。

(三)佔領土地城鎮以增加賦稅與勞動力的來源。例如十三世紀前期，夏軍長期進攻金國陝西地區，除擄掠大量的人、畜、財物等資源外，為有效且持續地補充夏國因長期與金、蒙兩國戰爭所消耗的勞動力、馬匹、財物、戰鬥力等，也是夏國企圖佔領金國土地的重要動機之一。因此，十三世紀前期夏攻金的軍事行動，已不再侷限於邊境，而是深入陝西內陸的政治經濟與軍事重鎮。例如陝西東部的涇州與邠州等，以及陝

西西部的臨洮府、鞏州與平涼府等。

嘗試分析完金夏關係的五大特徵後，筆者也嘗試思考下列幾個問題：第一、金國既有實力攻滅遼與北宋，為何不攻滅夏國？第二、面對金國強大武力的威脅，南宋與夏國無法推心置腹，聯合對付金人的原因。第三、金夏關係對於宋金關係，甚至金國與周遭其他政權的互動關係上，曾發揮哪些影響。第四、金夏戰爭對於日後蒙古聯宋滅金之間的關聯性。

第一個問題：金人既有實力滅遼與北宋，為何不攻滅夏國？

觀金夏宗藩關係建立初期，金國將領雖有謀夏的企圖，但卻始終未發動大規模的滅夏戰爭。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下列五點：

(一)金國先後將軍事目標置於滅遼與滅宋的戰爭上。

(二)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遼政權之潛在威脅，使金國的西北兵力不得不分出一部分來防備西遼。

(三)長期的宋金戰爭，間接導致金國統治階層內部的奪權鬥爭，與金國將領日益形成的地方封建勢力的興起³，更讓金國無暇去理會夏國這個偏處西北的區域政權。

(四)女真人原先在東北地區的基本生活型態並非游牧，而是以漁獵、畜牧、農耕為主，且已過著定居生活。⁴推論女真人因此對於草原地區的領土較缺乏興趣，因此，不但未大舉興兵攻夏，更未直接統治漠北諸部。

(五)自西元 1142 年以來，金宋兩國雖已建立和平關係，但直至金滅亡前，宋人從未放棄收復中原，因此金國一直視宋國為主要威脅。故在蒙古崛起前，金國的軍事武力主要以防備宋國為主。蒙古崛起後，則以抵禦蒙軍為主。

因此，金初對夏主要採取防範措施為止，必要時則加以壓制。而

³ 金太宗因長期駐守在上京地區，對於領兵在外的諸將領，缺乏有效的節制，是以當時中原地區的金將，粘罕有「西朝廷」之說，斡離不則有「東朝廷」之說。

⁴ 陶晉生《女真史論》，頁 12~13。

金宋正式議和後以迄夏國滅亡的這段期間，金對於夏國之攻邊行為，頂多命令地方軍隊採取報復性的軍事行動，或是透過中斷榷場貿易方式對夏國實施經濟制裁而已，始終未將夏國視為心腹之患，更遑論大舉興兵攻滅夏國的舉動。

金海陵王雖有消滅宋、夏，一統中國的政治野心。但因大規模徵調軍隊 馬匹與糧食，導致國內民變屢起；而攻宋軍事行動也先勝後敗，而為部下所弒，更遑論大舉興兵滅夏。

金世宗在位初期，結束內憂外患，穩定政局，並擊敗來犯的宋軍，顯示當時金軍仍具有相當程度的戰鬥實力。且當時夏國正遭逢權臣任得敬專擅朝政，並分裂國土的政治危機，如金世宗有意滅夏，則不失為大好機會。但金世宗最後選擇捍衛夏主仁孝的統治地位，支持夏主誅除任得敬，而不是趁機殲滅夏國。

分析金世宗無意滅夏，而願意與夏國，甚至周邊政權和平共處的原因，大致可歸納為三點：(一)金海陵王窮兵黷武，導致金國動盪不安的殷鑑不遠；(二)與金世宗生性務實，關懷民間疾苦，不欲主動對外生事的政治作風有關。(三)大定十年(西元 1170 年)以來，金世宗致力於提倡女真文化以穩固女真政權，因此對外採取保守政策，與各民族或政權維持和平關係。

第二個問題：南宋與夏國無法推心置腹聯合對付金人的原因。

分析南宋時期，夏國雖經常遭到金國的打壓，但對南宋屢次遣使反應冷淡的原因有下列幾點：

(一)遊走於各大政權之間，以謀取夏國的利益，為歷任夏國統治者的政治外交主要考量。以十二世紀前期，金軍戰鬥力正盛之際，謹慎處理與金、宋兩國的關係，避免引來金國進一步的打壓，是夏主乾順必須審慎思考的重點。雖然每當金國打壓過甚時，夏主便展開遣使拉攏宋國的外交行動，但只是一種外交手腕的運用而已。

(二)金人的崛起，使夏國從長期受宋國打壓的情境下獲得解放，夏宋兩國此後已無直接利害關係，且同時成為金的藩屬國，雙方國際地位平等；然而，一開始宋國仍希望將夏國收為藩屬，對於長期從事反抗宋國壓迫的夏國而言，自然難以接受。

(三)夏宋軍事合作最有可能的地區為陝西，但兩國的動機不一，則是無法達成合作的主因。宋朝志在藉著夏國的力量牽制陝西金軍，以匡復中原；但夏國則志在收復北宋時期的失土並向陝西地區擴張。因此，兩國一旦結盟，則早晚將因為在陝西地區的利益紛爭而引發衝突，觀西元 1162 年夏宋同時出兵陝西而爆發衝突一事，即可做為借鏡。

第三個問題：金夏關係對於宋金關係，甚至金國與周遭其他政權的互動關係上，曾發揮哪些影響。

由於金國對外關係以對宋國為主，且金宋關係為當時東亞的國際外交主軸，金夏關係只是居於陪襯地位，且深受金宋關係的影響。雖然如此，究竟金夏關係對於金宋關係，以及金國與其他周邊民族或政權的互動上，曾發揮哪些影響，仍值得加以探討。

十一世紀前期宋金戰爭期間，夏國便扮演與金國結盟，牽制河東與陝西宋軍，以及配合金軍進攻陝西的角色。陝西宋軍在必須同時面對金、夏軍隊的攻擊下，力有不逮，這是金國得以順利滅北宋以及佔領陝西地區的原因之一。可見此時金夏關係，就某種程度上，確實有助於金國順利佔領中原。

金國初期，耶律大石早期在漠北稱王，以光復遼國舊土為職志，威脅著金國西北；後來西遼政權政治重心雖西移至中亞，但對金仍構成潛在威脅。夏國在地理上因與西遼緊鄰，再加上昔日遼夏兩國的甥舅關係，更令金國統治者感到不安。由於擔心西遼與夏國聯合，因此金國在處理對西遼與夏國的問題上特別謹慎。因夏國南可連絡宋國，西可交接西遼，在此一客觀形勢的前提下，金國以加強對夏國的防範為主，而不理會西遼政權。可見金初的金夏關係，對於金國處理耶律大石的威脅問題時，在某種程度上，形成牽制作用。

金世宗初即位，內憂外患亟待收拾。此時夏宋達成聯盟，各自出兵陝西佔領部份領土，使金國在處理此一問題時備感棘手。金世宗最後採取退讓安撫政策，同意夏國增開榷場貿易的請求以瓦解宋夏聯盟，並與宋國達成停戰。顯然，夏宋聯盟，以及夏軍佔領陝西邊境領土之舉，雖不是金世宗決定對宋國採取和平政策的關鍵因素，但仍是金世宗的考量因素之一。

十三世紀前期，夏國長期進攻金國陝西地區，雖不至於對金國造成致命的打擊，但是金國陝西兵力除了部份抽調至京師加強首都的防

衛，留在陝西當地的軍力則主要用以對抗夏軍、蒙軍與宋軍的進攻，甚至必須南攻宋國四川地區，導致無法集中力量抵禦河北的蒙軍攻勢，或全力攻宋。換言之，後期金夏戰爭，導致金國在抵禦蒙軍的進攻，以及攻宋戰事上，對金國兵力的調動不免產生牽制的作用。

第四個問題：金夏戰爭與日後蒙古聯宋滅金之間的關聯性。

金夏戰爭期間，夏軍與蒙軍聯合進攻金國的舉動，以及蒙軍數次假道夏國以進攻金國陝西地區之舉，對於日後蒙軍之假道於宋以攻滅金國，以及採取聯合南宋滅金的軍事策略上，具有一定程度的啟發性。